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2 1960

賦稅攷經國雄略卷之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清漳 鄭崑貞十師

南安伯鄭芝龍飛艇 全鑒定

武榮 鄭鴻達羽公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潭陽 黃希石小良 參閱

賦稅攷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着所以

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以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鑄幣不效也。酬金而酬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不效也。事至此而勢已窮矣。至于告緡之令下。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患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于縣官。而相灌輸。貴卽賣之。賤卽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此卽平準之效也。

輸賦

愚謂小民稼穡資於地。國家積貯資於民。于是通商惠工。治山鑪海。財不外散。亦不內糜。

輸而用之可以足國是輸賦之最當商確者也

以九賦歛財賄上取于下曰賦九賦云者取于任地與餘財非取于民也一日邦

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

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日關市之賦八

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天官

載師掌任土之法凡任地國宅官所有無征園小廛

無二十而稅一近郊五十里十一遠郊百里六

十而三甸郊稍三百縣四都四皆無過十二惟其漆

林之征有水澤之處為漆其利重也二十而五周禮

廛人掌歛市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布者泉也歛布列肆之稅也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

之稅也質布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犯市令者之泉

也廛布諸貨邸舍之稅也以其流通如泉故曰泉府

周禮釋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日百

工飭化八材六日商賈阜通偵賄七日嬪婦化治絲
枲八日臣妾娶歛疏材九日閒民無嘗職轉移執事
一弓二矢歸射三輪四輿歸御五鮑六魚歸蓄七陶
八冶歸竈九柯十匠歸林十一竹十二箠歸時 逸周
書

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 制土制其肥磽以
為差藉田稅也砥
平也遠近 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里廛也商賈所居
量其財業有無以
有差也 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 力謂徭役以夫
以夫家為數也 於是乎有

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
井出稷 音 禾秉芻秠米不是過也 秠庾也十庾曰秉
秉一百六十一稷
六百四 先王以為足 國語

蘇綽之在魏也以國用不足重為徵稅之法既而嘆
曰今所為正如張立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
之東南立國之初一時張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
者多矣近世趙開為鹽酒之法以贍蜀師將死言曰
若因循不恢復蜀將大困而我為禍首此與蘇綽之

意無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
王質上宋孝宗奏略

劉歆之輔王莽，開五均，設六幹。
王莽下詔曰：周禮有

于長安立五均官以收民畜牧山澤紡織之利，巫醫、技藝亦皆有稅。里區、謁舍皆有征。

其下騷然受敝。唐清宗時，藉江淮富商右族，什取其

二，謂之率貸。德宗時，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又

取僦匱納質錢。長安為罷市。
時因朱滔、王武俊、田悅背叛，故刻取民錢。設

宮市於宮中，置白望數十百人，抑買人物，而民困極

矣。
文獻通考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母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

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亾

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

遺苞矣；什一之師，什三母事，則稼亾三之一，稼亾三

之一，而非有故，益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一之師，三

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
管子

夫山居而谷沒者，腴臙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

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饑歲之秋疎客必
食非疎骨肉愛故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
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

呂子

管子相齊爲古今開一利孔曰謹鹽筴而鐵官之藉
次之征權業有端矣未及征闕市也卽山澤餘利亦
尚有所留以予民且其權蒲虛于諸侯之國以疲其
力收其息雖與周官泉府異然能使列國之君灌輸
于齊壤可爲粟而木可爲貨者真伯國大治才也商

君濼刻無足道然其法亦能令民僇力本業耕織多
致粟帛商孔作均輸法利盡籠之于君出其心計以
與商賈爭大農少府賴之而民田賦額如故未聞有
所爲加派也今士君子每恥稱桑孔至爲國理財不
能不出于加賦惡慘窳之名而行慘窳之實亦何爲

哉集

羣書

夏以貢殷以助周人則兼之小司徒之所均者殷人
之助也

小司徒均土地經九牧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次爲丘爲甸爲縣爲都以任地事出貢賦卽

殷人之載師之所任者夏氏之貢也載師任土地以物地事國宅無助也

征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三甸種都鄙無過十二即夏后氏之貢也自晉惠賂

城於秦伯而秦始司其征周人與田於范氏而范始

收其稅宣公稅畝以足用靈公厚斂以雕墻季孫欲

作田賦而仲尼止之季孫欲作田賦訪仲尼仲尼曰斂從其薄事舉其中如是丘亦

足矣若不度于禮則雖丘賦將不足也子產既作丘賦而國人謗之丘

六井當出乘馬一匹牛三頭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誠以厚斂之重為民

病也秦商鞅更為稅法收大半之賦三分而稅二民

力殫矣漢興約法省禁令民十五而稅一漢興承秦之敝民無

蓋藏于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澤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

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文帝始行賜租之令文帝

十二年詔賜天下田租之半其後盡除而不取景帝行半租之令

其後三十而稅一孝景二年令民牛出田租三十稅一其制益甚輕也

然考其田賦之外令民自三歲出錢二十至十四而

止為口賦十五歲出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為筭

賦益已重於正賦矣况武帝之後增口為二十三而

賦稅文 卷一 輸賦 七 見上

更賦代錢月二千其民安得不困哉雖昭帝之令得

以菽粟當賦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嘗郡得以菽粟當賦光武之詔復以

屯田賜租後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

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而制終不古矣唐因口分世

業為租庸調之法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日租丁男一人受田百畝但

歲納租粟二石二日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絕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日庸每丁定

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代宗以畝定稅而歛以夏秋德宗作

兩稅而立以定限德宗時楊炎為相遂行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戶

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一年以貧富定之其制未必全非也事蹟考

本朝之費省於前遠甚漢家園陵祠祀費數十餘萬

矣今有之乎離宮臺榭遍關中矣今又有之乎賞賜

金千萬數矣今有之乎唐之天子遨遊東西都之間

供帳騎從費也今又有之乎胡人食長安恒數萬人

矣今又有之乎宋時郊賞又數十百萬矣今又有之

乎禁軍之養三倍他軍其後遍天下也今又有之乎

然而度支日不足者弛天下之權利而盡歸之農誦

天下之農力而盡歸之東南也。虛天下而仰東南，穀少而金錢亦詘。故如臣之計，莫如收天下之權利而盡博之于生穀也。

管子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所謂倉與府者，五穀桑麻六畜而已。此理財之貴本富者也。蘇子曰：廣取以給用，不若節用以廉取。此理財之貴節儉者也。神契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果爾，則瓊林大盈未若不貪之為寶乎。瑞

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得中，則銀甕出，果爾則清心夷氣，固康阜之長策乎。所以大學言生財本于慎德，蓋慎德繇於自清其神。始神清則東方饒鹽鐵，西方饒球琳，南方饒金貝，竹箭，北方饒狗馬，桑棗，中央饒粟米，綿綺，反踵空同，奇肱，修股之國，饒珍奇琛貢。君子一切不以濁其神，而何者不為我有哉。

經制

考略

家人之治生，其始也，數人足以任驅使，數金足以致

富饒而其後也。家累千指，簡箱日入而不足於用。故國家之興嘗以一隅之才，雁行而取天下；而其後吏日增而不足，嘗以一隅之財，灌輸而濟天下；而其後國課日增而不給，如漢初併官省職，損十置一，歲漕粟數十萬石耳；其後增置官七千員，則折秋毫矣。唐初省官七百餘員，歲入二十萬耳；其後萬八千矣。進鉅萬萬矣。宋初設官近萬員，內府出貸有司者，且三百萬焉。其後三萬餘員矣。歲供至六千萬矣。取之愈多，用之愈匱，則浮名虛費之累也。

天下之財，所患癰潰、症結、羽化三者而已。癰潰者，出而不入，如秦之侈役、漢之窮征是也。謂之耗，症結者，入而不出，如唐之瓊盈、宋之均輸是也。謂之壅，我國家無侈役窮征之事，而夷狄交訐于四境，則耗同之。無瓊盈均輸之事，而經費倍于國力，則壅同之。爲今之計，莫如收羽化之利而已。所謂羽化者，或竄伏于嘗額舊典之內，或隱漏于官欺吏攫之中，或有其名

而不必核其實。或有其事而不必有其功。或端自約而獵其影。或委愈結而忘其源。以致國家無限金錢。蛇蛻而不知鼠殘。而罔覺蠹蝕而不已。狼貪而無厭。昔人謂刺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誠有味哉。其言之矣。

宋置朝藏奉宸等庫。軍興賞賚則用之。水旱災傷賑濟則用之。三司財用乏。則出以助之。藝祖封椿之積。欲滿五百萬。以贖征燕薊。其後自淳化至景德。用兵之費。皆取給焉。今調募一行。而司農支吾不行。積財可不豫計乎。

事蹟考

邦家所急。食貨為先。雖屬之計。臣亦成於民力焉。西漢而下。乃有迹在編民。各參著位。屬戎車屢駕。有蠲金之費。歲穀不登。無九年之蓄。天子為之。旰食黎民。繇是阻饑。于是乎發其私帑。獻其井賦。以助國用。而歸之有司焉。斯亦愛君憂國。感於忠義者之所為也。

冊府元龜

漢武帝元封初。桑弘羊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踴而苦惡。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名曰均輸。又請開委府于京師。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大利。萬物不得騰踊。名曰平準。天子許之。一歲之中。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

賦而天下用饒。

漢書

馬端臨曰。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嘗而賦之重者。不可復輕。遂爲民病者。唐之中葉是也。楊炎立兩稅之法。此弊可革。當時陸贄雖非之。然土田萬世不變。丁口有時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土田起科。未可全非。

也今朝因之夏有麥稅秋有米糧然而率有額非若唐之役重則增也隨田寬狹取稅多寡非若唐之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為額也徵輸責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

文獻通考

玉介甫亦借厘人之法紵布變而為坊郭錢厘布變而為白地錢質布變而為搭罰錢總布變而為係行錢鄭俠謂負水給薪提粥提茶皆有免行錢以呂嘉問為市易官聚歛滋甚內帑出銀為本遣人於岑南

諸處市債以壓商旅之利此與漢人置均輸唐人置疾足同意耳豈周官司市之法哉

文獻通考

按國服為息者

周禮國服為息

俾債者出力服國事以代出

息也鄭滌曰言以國服事之稅為息如國出絲絮則以絲絮為息貸萬泉期出息五百王安石青苗之法倣此

朱翼

朱興捐劉張無名之賦罷孟昶催稅之繁已錢氏之橫征除馬氏之暴歛每二十而稅一其制亦云輕矣

然江南沿征之制。江西外增一斗之制。歷四世而始除。沿至神宗。王安石為新法。而均輸方田諸賦並起。而輸大農。理宗時賈似道為公田。而江浙細民累負官租。且怨法。亦安得為盡善哉。不觀文侯反裘之喻。魏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嘗。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繇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但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尹鐸繭絲之言。知重其本者也。錢徽省飲宴之費。錢徽貶江州刺史。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飲宴。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貸貧民租入。仲舒減燕樂之用。王仲舒水旱民賦不入。嘆曰。我當減燕樂。他知愛其民者也。寧為飽

賦不入。嘆曰。我當減燕樂。他知愛其民者也。寧為飽

寬之負租殿課。倪寬為左內史。治民務在得人。以負租殿課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車

牛。小家擔。不為巨源之下符。培克寧為陽城之催科。

政拙。不為嚴武之峻。斂民窮。偵穗。不可以供賦。韋温為陝

號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更自督之。温日。使民偵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辨。鬻苗

何獨以輸租。李實至元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聚斂。乃峻貴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苗

官。故權德輿因兩蠲租。權德輿建言。今霪雨三時。農田不開。備亾日衆。宜選羣臣

明識通方者。持節勞來。白居易因旱免賦。白居易元

問人所。病苦。蠲除其租。和四年旱

其卽建言乞盡免江
淮兩賦以救流瘠
知恤民者也趙奢殺平原之家

人趙奢為田吏收租稅平原君
家不肯出奢殺其家用事者
韋渙繫帝舅之墅吏

韋渙改京兆判官以帝舅鄭光主墅
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渙逮繫之
征稅不畏強禦

者當如此盧坦詣府請寬十日限
盧坦為壽安令河
南賦限已窮縣人

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寬十日不聽坦
令縣人第弗輸達限不過罰令俸耳
趙槩敕縣不

得輒催科
趙槩知青州賦稅未入中限勅縣
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
征稅不

失撫字者當如此矣
事蹟考

蘇軾上言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

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

地舟車輻湊以壓太貴之直
經制考略

鹽鐵

愚按國家之利其鉅者無過山海鹽筴之貢自夏禹已然然皆任之於民藉以開制令上供而已及管子伯齊始籠其利而收之官桑孔之徒相與祖述而致精焉於是商賈無所牟大利國可得益富而用饒也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吾何以爲國管子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

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
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
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
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
萬也。禹筭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
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
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夫給

之鹽。筭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
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
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連輶輦者。必有一斤。一
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
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
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
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
服籍者矣。

管子

昔漢昭帝詔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民鹽鐵酒權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榮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于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奸形成矣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

賤穉列 一 卷 一
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
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民無不食
之地國無乏作之民矣

漢桓寬鹽鐵論

三代之時其民朴茂而無邪心故關梁山澤之利可
樵以予民而無禁後世奸猾滋多利在則赴之如的
暴子弟無賴少年逞逞睥睨其間納交亡命大亂之
形日具矣不盡收其權而嚴鈇趾之法何以言富有
四海稱神明於天下所謂山澤之利豪爲政耳縣官
豈有賴焉况漢武時萬里征伐軍興之費不貲加以
封禪宮室帷帳河決歲禳海內蕭然文景之所遺若
掃矣斯非官山海立平準他求所以富國術其道無
繇者

鹽政

鹽事之壞日重課侵商與私戶盛行而已歷朝更易固非一端論其大變在於折色而粟不至於塞下邊計既詘良法遂不可復矣良可悼惜

國初置轉運提舉為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湧焉則邊利也今商自為辨而國不聞

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圍強邊。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鹵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也。

議

管鹽算口算賦。終月大男食鹽三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計口而授鹽。焉國初淮課七十萬引。霍韜言其少。後漸增至一百四十萬。有奇。以舊制實邊儲。以增課入餼。而解內帑。後復加以工部鹽三十五萬引。亦以餘鹽增之。民食用有限。而鹽始滯。而價始損。而商始虧。而邊計始謫矣。

鹽政

考

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之根源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於天地之間。潤下之氣疑結爲鹽。亦無所不在。種類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于海。出于井。出于池。三者尤多。如青州出于東井。幽薊北海嶺南南海。劍南西川出于井。河東出于池。如解池。鹽之尤著者如河北之有鹵池。此出于地者也。如永康軍鹽出于崖。此其出于山者。又有出于石。出于木者。大抵民生之日用不可缺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自禹貢青州貢鹽。締此海鹽之見于經。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有禁法。自管仲始興鹽筴。自此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推至昭帝之世。賢良文學論民所疾苦。請罷鹽鐵。又桑弘羊反覆辨難。所以鹽權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

然禁權與古今相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矣。

古今議論參

禹貢青州貢鹽絺。此鹽政根源也。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惟以共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齊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菹薪。煮海水為鹽。漢初省賦鹽鐵。無禁故。烏氏之徒皆以鹽鐵起家。武帝元狩中。大農丞孔僅言。山海

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因給民牢盆。今自煮鹽而征其入。唐劉宴為鹽鐵使。上鹽法輕重之宜。官取厚利。而人不知貴。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大曆末。乃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宋初鹽筴。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搯其贏。以佐一路之費。雍熙而後。太宗以用兵乏饋餉。令

商人芻米塞下。增其直。

我朝召商中納。倣此意也。蓋以折中糧草。以贍邊兵。中納

金銀。以實官庫。商

得利而國用足矣。令江淮荆湖。給以類未鹽二種。端

拱中太宗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
淮鹽國初置轉運司提舉司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
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司
海北靈州西河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歲召商人開
中輸粟詣邊撫引塞下粟無騰價誠千古良法自葉
淇變折色而鹽政壞始不可支吾矣

事蹟考

國家之制鹽政也蓋邊政也鹽政修而邊政與之修
也鹽政弊而邊政與之弊也國初召商塞下輸粟餉
邊給之鹽引一引而粟二斗五升耳無重糶之費也
所司無留行食祿之家無侵利一切奏請無私與無
旁奪之孔也竈戶給以攤場草蕩每引給工本鈔二
貫五百文有私鬻違禁者死無潰漏之奸也故鹽政
修也塞下之地盡墾而爲田坻京露積士飽馬騰無
枵腹之憂故造政修也
嘗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嘗股七分以爲嘗
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收支是

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跡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致。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畜外空。則非計也。

鹽政之弊也。則有存積嘗股之害典。嘗股七分以爲嘗。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放支。是法以罔利弊也。則又有折銀之害典。商輸之運司。運司輸之度支。度支輸之邊。內帑苦於供億。活壞化爲蒿萊。急目前之羨餘。忘百世之長利。是法以見小弊也。則又有奏討占窩之害典。

私竇之開也。自弘正間始也。或勲戚賜恩。或權倖請求。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掣餘積堆。名曰所鹽。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勲戚權倖。夤緣請乞。名曰餘鹽盜。行夾帶。但憑城社。無敢譙訶。是法以私竇弊也。則又

有增價之害興

成化間折銀三錢五分耳。正德間則四錢五分。嘉靖間則七錢。官有羨征。商無溢入。是法以重課弊也。則又有衙門要索之害興。

商登籍於戶曹。趨而給引於南戶曹。又趨而受鹽於運司。又趨而至於鹽之地。往來馳逐。動經旬歲。奸徒憑其翕張。墨胥視爲囊橐。然且有罰之金。贖之緩。關節之苞苴。掾踰束濕。利盡吹毛。是法以侵削弊也。則又有守支之害興。

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煩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使也。程期累次。魚貫積薪。沒身無及。妻子代支。資斧竭於候糧。錢神疲於公府。是法以留難弊也。更此數弊。商困極矣。

灶丁之困也。自總催始也。塲蕩歸其并兼。鹽課爲其乾沒。灶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爲

生欲無逃亾不可得也。

竈之病也。則又有總催之害。與攤場草蕩。半爲并兼。賑濟官銀全被乾沒。分產凋零。傭奴服役。是法以豪強。弊也。則又有賠累之害。與鹽一入官。雨水消鎔。督償入急。鞭朴無聊。流亾轉徙。乞貸爲生。是法以撻切。弊也。商竈兩病。邊事始告急矣。

欲釐鹽政之弊。而復邊政之利者。其法維何。日減額。謀也。省搭配也。早掣支也。絕請乞也。清場蕩也。給工本也。寬私禁也。乃其要在處置餘鹽也。餘鹽溢而私販多。而正課阻也。正課阻而國用虧矣。縱之則病商。撻之則病竈。撻縱兩失。其宜則亾命之輩。潛山泛海之徒。得陰持其柄。以爲市。是寧可不通其源。而防其漸哉。

鹽政考

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者。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貲。是以鹽價湧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

也。

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費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灶丁因乃曰挾鹽者。絞債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卽竈丁橈腹而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

事蹟考

科臣董懷理疏曰。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完價太昂。利不償本。取之難也。下場挨掣。動以動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旣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竈。兩利而國課充矣。

皇明通紀

賦稅攷經國雄略卷之一終

賦稅攷經國雄略卷之二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溫嶺

衷其濬哲生

長汀

錢

江明水

叅閱

賦稅攷

錢楮

傳曰天生五財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故虞之
允治六府之政修夏之有德九牧之金至卽
鼓鑄之興其來尚矣其後太公作圜方之法
通輕重之權遂行於齊貽謀後世財力頗富

遂合諸侯。至周景王鑄大錢。秦并天下。以幣為二等。施及漢室。貪涼迭變。善哉禹貢之言。曰漢家諸鐵官。皆置吏卒。及徒貢山取銅。鐵歲十萬人。已上。以中農計之。是七十萬人。嘗受饑也。鑿池銷陰氣之精。斬木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又使民棄本。逐末。窮則起為盜賊。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禹之論信美矣。然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蓋慮下之專利也。若吳鄧之錢。徧天下。邯鄲郭縱。以冶鑄成業。與王者埒富。此豈春秋富利之旨哉。是故居上者。有四海之富。司生民之命。較盈虛而寵餘羨。謹法令而懲游惰。因時立制。為之均節。然後如泉布之流通。積不涸。而燕不竭。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而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矣。賈生所謂除博禍而致七福。其知治體者。

按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之制始定。漢高始鑄榆莢錢。未幾高后有八銖之變。文帝又有四銖之改。惟武帝五銖之制。輕重適宜。厥後蜀之直百。吳之當千。陳之六銖。此皆失之太重。魏之水浮。風飄鷲眼。宋之緹環。菜子。苻葉。隋之裁衣糊紙。此皆失之太輕。唐初行綫環錢。其制輕小。武德四年。改鑄開通元寶。與漢五銖相表裏。後世皆可行者也。宋置鼓鑄之地於諸路。銷錢為噐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自王安石一弛。

其禁而國用日耗其罪可勝言哉

錢重難於挈運而民利於楮之交易於是存楮以代錢自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而楮之原已開漢武造白鹿皮爲幣而楮之用已兆宋真宗因張詠質劑之法而置交子之務高宗以來東南有會子之設而置以紙爲錢矣金元承之爲寶鈔而國初因之以方尺之楮而充錢千文便於輕齎乃久廢不行亦可慨矣

羣書備考

戴埴曰物貨難於阜通必假圜法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以見有錢必有物而後可準平也錢易得則物價踴貴此漢唐以後之論也商賈憚於般挈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見有楮必有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之論也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歛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嗚呼得其說而存之則可以論今日之錢楮矣

古今治平略

宋之交楮屬官。雖始于薛田之議。而合券取償。實本周之質劑。唐之飛錢。以爲法。于是金有交鈔。元有中統。至元至正。交鈔後格難行。洪武之八年。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凡六等各布政司設寶源局。鑄小錢。通之。永樂中。以鈔法。而峻金銀錢物貿易之誅。成化時。至遣御史往按。不其重哉。然究之。鈔易昏爛。收換艱難。制雖設。而法不行。蓋唐憲宗之始行錢引。裴武已慮其行久。滋僞。沈位言。會子之不示民信。恐必不行。而宋高宗以深爲然。元法計貫抵罪。趙孟頫議其太重。至正之時。武祺。倪哲。薦希。右相脫脫之意。欲以鈔爲母。錢爲子。又欲錢鈔兼行。而呂思誠力爭其不可。則鈔法之難。昔人已詳哉。言之不俟今日。而始歎桑穰工墨之無用也。是故爲救時之論者。不得不舍鈔而專論錢。則弛鑄禁。與限蓄錢。皆非計之便也。何則。天子之操柄。無所不施。獨貨財之緩急。輕重。不得不因民以善其令。寬之則利歸于下。而盜鑄者多。

限之則驅民於法而告訐者衆此二弊者今日之所
絕也古今議論參

太祖開寶元局一以五銖開元爲準行之無弊無奈
日久法弛而私鑄盛行雜以鉛錫錢法壞極矣如欲
絕私鑄當先嚴銅禁宋法嚴銅禁故銅多則賤
賤則易致鼓鑄雖煩而民不至困熙寧中始罷銅禁
錢散四出中國始受困矣爲今之策當如宋之嚴立
銅禁俾民得以錢贖罪有貨銅者官以法緩收之使

悉歸于官則官之鼓鑄者資多而易辨輪郭周正端
好精美積十錢必重一兩姦民窮于無資又患無利
自不爲矣然且賞賚俸給行于上課程折色行于下
而民間惡錢送官倒換偽種不存錢乃可行也

唐開元時劉秩請禁銅曰穀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
故善爲國者穀多則作法收之使少錢重則作法布
之使輕於是詔禁惡錢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
錢此見禁制惡錢私鑄自息之一驗也南齊時孔頴

上書曰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爲無弊輕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禁者繇上鎔錢惜銅愛工也請以漢五銖錢爲法庶幾輕重可用得貨之宜此見公錢精好而私鑄自息之一驗也於是再爲通融使產銅之處贖罪收銅產煤之處贖罪收煤附之官舟資以驛遞銅且無脛而走天府矣然後令心計大臣主之錢法通行而馭富之權莫大於是是今日所當講求者耳

集羣書

孔顛請鑄五銖錢疏曰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三吳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繇上惜銅愛工謂錢爲無用之器務欲數多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爲非而陷之於死也漢鑄輕錢巧僞者多及鑄五

錢錄卷之二
錢
銖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
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而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
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
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自漢至宋五
百餘年制度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
法得貨之宜故也自鑄四銖又不禁民翦鑿爲禍旣
博鍾弊於今豈不悲哉自晉氏不鑄錢後經寇亂水
火所失歲多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愚以爲宜如舊制

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嚴斷翦鑿輕小破缺
無周郭者悉不行得官錢小者銷以爲大利貧良之
民寒奸巧之路錢貨旣均百姓樂業市道無爭不食

滋殖矣

南齊書

太府園法以來以銅爲泉或半兩或榆莢或八銖或
四銖而得中者惟漢之五銖其後或赤仄或荷葉或
鸞眼綆環或當三當十當百當千而得中者惟唐之
開元後世依其質製可以久而不變則剪鐵裁皮之

弊亦非今日之所有也。然而一患尙有。孔頴所云惜銅愛工是已。而要之不可以驟也。銅所出之地寡。而爲費浩。如宋時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鑄器。醒泉之樂具。臨川隆興之銅工。今且百倍之矣。晉魏之世。佛老象教盛行。寺若觀。糜黃金以億億計。今又百倍之矣。欲令民輸官府錢。而慮有聶何范祥之貪欲。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而慮有許申之敗。則上雖出內帑。下雖發古家毀佛像。而銅終不給。銅旣不給。而工力亦損。則雖有修潔英達之士。主其役。而事迄于不濟。是故參而論之。則唐劉秩之疏。與近者靳學顏之議。亦其平衡也。劉秩言重銅禁。則銅不他用。而鼓鑄之用給。銅不布。則盜鑄者無因。而公錢不破。靳學顏言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誠將天下產銅之地。贖軍徒以下之罪。定則以收銅。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臯之人。准罪以納炭。運銅則水路循臨清帶輓之例。陸路資以驛遞之力。運炭則官身

給工食。民戶給脚價。而匠役取諸原額。不煩銀兩。而可辨若此者。於泉府之利。猶有及乎。禎朝奏疏

三代以前財賦。以穀粟爲本。以錢布爲權。權不使勝本。故地利盡。而浮游未作之徒少。後世匹夫之家。藏鏹千萬。與公上爭衡。故貢禹之徒。欲全廢之。此又矯枉過直之論。惟南齊孔顛論鑄錢。不可以愛銅惜工。蓋不愛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起。則歛散歸在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奸民皆可以爲錢。權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者也。宋

史

鈔法

高皇帝制鈔甚重。及文皇帝益峻其法。有不用鈔以金銀市者。以大惡論。鈔制於明。而無窮。金流於民。而有盡。以無窮制有盡。大便計也。然迄於今。格不行。嚴誅所不得禁。何歟。知散而不知收。則其道日賤。又盜制者如雲起也。袁燮曰。楮多則賤。少則貴。收之則少之之道也。賤則壅。貴則通。收之則貴之之道也。籍第令朝廷置鈔有嘗數。十三在官。十七在民。收之溢

額輒毀去必其匱缺乃爲再新卽鈔何繇賤凡人輦
金錢行千里苟得易鈔去所至再得易金錢無盜賊
之憂省舟車之餽誰不樂者然猶可懼者曰僞鈔繇
茲起臣有以塞之方寸之紙值僅毫釐然千金之貨
賴以爲質無他象記明也

制鈔者白其質官司所出納咸以印署今天下文移
走千萬里卽有鉅重務謹察此若封若印若署類難
僞耳使制鈔益多其章條其僞立可晰凡臣所稱急
收之多文之者皆大糜本本糜則僞絕僞絕則制行
制行則利溥

古今治平略

馬政

愚按馬者兵之大用。故周之司馬以馬名官。而共田以戎馬出賦。則馬政之係六軍重矣。是今日之馬政。宜速講者也。

乾坤震坎。則具其象。屯隨晉渙。則擬之辭。此馬之見於易也。遠則作牧於萊蕪。近則納秣於甸服。此馬政已見於書矣。騶牝衛風。才臧魯頌。詩則詳哉其言之也。春秋謹嚴。而書新廐。延作丘甲。若周官之法。養之以阜。乘廐。按視之。以圉牧。廐巫。設祖。牧杜步之祭。以

謹其本時出入淤靡之節。以宣其性。分序棧牝牡之別。以一其種。嚴攻講刻剔之策。以就其才。又爲之禁原驅蠶絕惡去害。後世馬政有能出其右乎。丹鉛錄

漢初民出筭賦以備車馬。在官則京師有天子六廄。在民則於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於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於時內群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者難矣。

唐初得突厥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令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中。而有馬七十餘萬疋。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於六胡。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馬復蕃

息。宋初山陰蓄勝甲馬歸范陽。而肅宗收兵。乃詔百
寮以後乘助軍。則馬之畜牧以資敵耳。厥後代宗括
民爲團練馬。元和間。又以絹帟馬。而坊地廢置不嘗。
馬亦無復曩時之盛矣。事蹟攷

宋太祖置養馬二務。太宗時。以京馬分牧于諸州。真
宗又置騏驎院。皆總之以群牧。領之以守倅。牧養于
官者也。神宗朝。牧馬漸蕃。言者爭請以牧田賦民。而
諸監漸廢。及王安石保馬之法行。而公私俱困。於是

帟之夷狄。或易以布帛。或易以茶銅。南渡後。雖嘗置
監于餘杭之南蕩。而江浙間無所展。宋之馬政不復

振矣。宋史

宋熙寧保馬法。以馬給民。惟其所願。而又復分給其
草木。今則惟問其下。不問其願矣。飼養芻牧之費。所
餘無幾。而他賦日益甚矣。宋之保馬。不供他役。今如
故矣。又且監政圉長臨之。群長小甲統之。而利求無
厭矣。且馬之生也。有報駒之令。馬之損也。有責償之

賤秩班 二卷 十四 舊志
條。至於流徙不止矣。蓋周官趣巫牧圉之職。皆以德
智藝之士爲之。而今之苑太二卿監正圉長。皆有以
爲散地。而掣肘之虞生。展布之念阻。則處苑太以京
寺之重。處正長科目之途者。當行也。事蹟考

明興。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馬之地。
則有鄭材等草蕩。其飼秣之人。則有騰驤等四衛。國
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
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

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
府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
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
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一苑馬。內地則民
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
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
邊也。事蹟考

匪宜人人秉心塞淵。騷牝三千。

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定而淵深。

蓋其所畜之馬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馬七尺曰駮

詩鄘風定之方中

駟駟牧馬駟駟腹幹肥張貌

在駟之野林外謂之野

洎言駟者有

驕有皇有驪有黃

驪馬白跨日驪黃白日皇純黑日驪駢日黃言馬之美盛

以車

彭彭彭彭盛貌

思無疆思馬斯臧

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繇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日

思無疆則思

魯頌駟馬斯臧矣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經書春新延廡左日書不時也云見莊公二十九年

授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

良

馬一物

類相從

戎

馬戎路一物齊馬

駕金路

一物道馬

駕象路

一物田馬一物

駑馬給官中之役

一物凡馬特

牲

居日之一

欲其產之蓄也

春祭

馬祖

天駟星

執駒

不令近牲

夏祭先牧

始養馬者

頌馬攻特

牲馬踧齧

故攻鑿其蹄

秋祭馬社

始養馬者

減僕

簡為御者

冬祭馬步

厲能害馬者

獻馬講馭夫

圉師嘗教圉人養馬春除蓐

冬藉馬以蓐

羃廐

辟邪

始牧夏

房廡馬鹿馬

冬獻馬射則充樵質

以木為之縛革以代侯者

茨墻

則剪草闔周禮夏官

洪永間所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北口幾里多饒水草

便牧馬者而邠涇寧州與汧渭之地又多閑田不耕坊監可措置也則擇地以立監牧設法以爲俵散者當行也洪武中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降金牌信符賜之以防詐僞自金牌之制廢而私茶易行商茶多僞所易鮮得霜蹄其宣大延綏之互市復紹以敝繒故所償者多玄黃足甫入邊而已不諳水草待斃矣則增馬直以啖群胡捐微利以收奇駿者當行也

治平略

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疋江北五戶共養馬一疋以丁多之家爲馬戶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缺買補每二歲納駒一疋又立群頭群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意

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還併之田役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也。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民。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馬政安得不日壞哉。

皇明通紀

井田軍馬

愚生嘗深釋乎古者井田軍馬之制竊有一私心獨得之解以爲古人之慮嘗深於後人而其智又能久慮乎後人閱數千年而未有知其意者蓋三十五際之君竝以武治不以文治竝貴武不貴文何以知之以井田之中卽寓軍馬知之也

生人之初茹毛飲血燧人氏始教民烹飪大槩是鮮食神農氏教耕稼而民知粒食矣當時與民竝耕而治無上下之分地多而耕者少故不必分地至黃帝時制爲井地限民以界隨口而給已有寓兵于農之

法通典

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父。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父。則于是時可耕之地。少人工。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公歷商周。則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略于夏。備於周。可知。

禮書

古者以井田治萬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四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丘有戎馬一。甸有戎

馬四。兵車一乘。甲士三。步卒七十三人。同有戎馬四。百車百乘。封有戎馬四。千車千乘。畿有戎馬四萬。兵車萬乘。軍政在此。馬政亦在此。比閭族黨。皆伍兩軍旅之師。是無人而非戰士也。蒐苗獮狩。皆征伐擊刺之法。是無日而非戰事也。卿士大夫。皆將士司馬之職。是無官而非戰帥也。騶牝駟驪。卽鷄豚狗彘之畜。是無地而非戰馬也。其貴武而以武治之意。具見於

斯矣。古今治平略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即周禮遂人所掌也。遂人治

溝。洫。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

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

有路。以達于畿。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都

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即周禮攷工記。匠人所掌也。匠

人為溝洫。耜廣至寸。即今犁也。二耜為耦。一耦之伐。發廣

尺。深尺。兩人併發。則有一尺。謂之畝。畝同通水。小圳也。田首倍之。廣二

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

之溝。方十里為成。百夫之田。號為一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

之洫。方百里為同。千夫之田。號為一同。同間廣一尋。深二仞。謂

之澮。專達於川。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

鄙。要之。自遂而達于溝。自溝而達于澮。自澮而達于

澮。自澮而達于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

皆平原曠野。畫以為井。截然整齊。所謂溝洫者。亦因

其分數而為之經界。故言尺寸。若夫行貢法之地。皆

非平原曠野。則其高卑原隰。固有不一。又且有山林
陵麓所間之處。但截長補短。每夫受之百畝。所謂溝
洫者。亦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爲之蓄洩。故不言尺寸。
此二法之所以異也。貢法十分中取一。似重于助。蓋
鄉遂附郭。其地肥磽。故其賦獨重。都鄙野外之田。不
及鄉遂。故其賦輕。又鄉遂之法。五家爲閭。五人爲伍。
是家出一兵。井田之法。一甸之地。六十四井。五百一
十二家。方出兵車一乘。士卒七十五人。是不及七家
出一兵。又甚輕于鄉遂者。蓋鄉遂地饒。其兵止于農。
王室無征行之勞。故役重。都鄙地瘠。其民大有征伐
之苦。故役輕。此立法之深意也。圖攷

養馬之政。自楊砥請五丁養一種馬。二歲則納一駒。
種馬歿。及孳生少者。皆責償。自是遂爲北方民患。大
率欲收屯利。先擇屯人。鄧艾之屯于淮北也。令淮南
三萬人。什二分休。黑齒嘗令民于河源。廣置烽火。七
十餘所。屯可資兵。強非屯能彊兵也。欲收馬利。在擴

馬源張萬歲之孳于隴右也。自貞觀至麟德，息牝牡
三千，至七十餘萬匹。段秀寔之市馬，高其直以餌馬
困，以困虜是悉致馬以利軍，未始給馬以敵民也。文

武庫

周制爲井田，表裏田獵，善藏其兵法於不窮，使民知
之，而不使民繇之，使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
功變化，則散見於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於周官田
獵之制矣。如夫里而井，井田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

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宓叢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
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
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
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
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
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然
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
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於爭鬪殺戮之事而不

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代敵。悉匿其造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塗而剖封植。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謂導民於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仆旗。後止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旃。以

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畫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穉也。出則少者在後。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醴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雖蠻夷猾夏。夷狄盜

賊奸宄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吾民也。况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奸偽。民二十四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核軍籍。田中有廬，疆場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挽萬鍾之粟，以給餼廩轉饋餉。夫今日國家其漸趨於貧弱者，爲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

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惟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堠而設備，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一規。疆理爲營陣，揭鋤鑿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宣，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狼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於至順。嗚呼！公之意，豈本諸此乎？

陳看公集

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授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也。同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

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食貨志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此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董仲舒

且夫井田之制。不宜于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于寡。立之于衆。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竝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絲是觀之。人衆

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
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寡且防兼并
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善乎

荀悅

鄉遂之地在中國都鄙之地在野外大司徒之職令
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交四閭爲族
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揀五黨爲州使之相調
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遂
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卿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

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
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
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所
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之廣可
容牛馬行亦所以通行于國都也十夫有溝十夫千
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倍于遂溝上有畛畛之廣可容
大車百夫有洫百夫萬畝之田也洫之廣倍于溝洫
上有涂涂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千夫萬畝

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路之廣可容車三軌。以達于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爲之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橫。此鄉遂之大略也。小司徒乃經土。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郡。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每丘之地縱橫各三溝。四丘之田爲一甸。十甸中爲四洫。冬官攷工記。匠人爲溝洫。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連屬而言也。通攷

井田漢人因之。賦民以丁。不以田。武帝征伐。召募四出。而軍政隳矣。軍政隳。而馬政亦隳矣。蘇軾有言。漢兵雖不知農。而無聚食之弊。唐兵雖聚食。而無無事

而食之弊。宋人則兼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我
明設衛所軍士皆有定數。而後乃糜餉有兵。荷戈無
兵。竟同宋人之患也。在內有御馬監。有牧馬池。有太
僕寺。在外有行太僕寺。內則民牧。以給官外。則官牧
以給邊。而後乃俵馬。則病民。官牧則病馬。竟無蕃息
之利也。集羣書

茶法

茶之出入資引。以炤其批驗。茶引所則在應天。嘗州。
浙江。杭州三府。今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
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炤茶商路
引。聽其唱名開報。或得引繇賣與嗜利之徒。齋赴產
茶地方。轉相貿易。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退引難
矣。况茶貨出山。所經司官。旣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
批驗。縱有夾蒂斤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

賦稅疏 二卷
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哉

江南茶法如南直浙江江西湖廣四川雅州夔州等府俱產茶地方相去前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炤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炤茶爲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繇公而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遙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

西戎茶馬之市自宋已然蓋土番潼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國藉之可以得馬以草木之葉易邊場之用利之最大者也但茶禁當嚴馬數當覈今之茶什五爲奸商駟獵私通貿易而所得之馬又多疋病殘疾不堪騎乘直與之耳非市也

國朝茶馬略

國初茶法專以易馬與秦隴無異也歲遣巡察一人凡私越境者刑無赦嗣是廢置不嘗奸萌寢起遂使建始之茶私越沉黎武岡之商擅抵蒙雅議者猶欲利其餘課十而稅一不知茶以引計不及引者則謂

之繇始如宋人之長短引然而又可因以爲利乎其
失甚矣。或者議曰：金牌之制，差發故在也。使能師其
遺意，稽截引之日，而繳報以限，嚴互市之令，而譏察
以時，礪門之茶馬，有司可復也。黑水之批驗，有所可
復也。番僧盜鬻，有罰。漢人私遞，有罰。其誰曰非初意
也。或又曰：無引之茶，可知也。無茶之引，不可知也。是
不可加之意乎。昔趙開判成都，減額以蘇園戶，輕價
以惠行商，是存乎其人耳。議論參

洪武中，戶部言四川產茶，凡四百七十七處，歲什課
一計，可得茶萬九千三百觔，有奇。令有司市易，番馬
詔從之。宣德中，茶戶上訴，年深茶朽，戶多死亡，其存
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賦償不堪，乞賜減免。上
諭尚書郭敦曰：宋陳恕爲三使司，稍增茶課，當時非
之。今歲額決不可增，它役定當減免。蓋茶利蜀人資
之，不但爲市易之用也。皇明通紀

茶稅自唐始也。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爲嘗平本錢。

然軍用廣而所稅亦莫能充。尋詔罷之。張洸請稅茶。每計之一。以代諸州水旱之賦稅。究亦徒假托美名而已。穆宗時王播為鹽鐵使。增天下茶稅。宋時陳恕為三司使。立茶法。第為三等。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于丁謂而成于蔡襄。宋人造茶有二類。曰片。曰散。蔡襄作大小龍團。歐公嗟嘆。神宗時李杞入蜀買茶于秦鳳熙。謂博馬。元置榷茶運司。考自唐回紇入貢。已以茶易馬。則西北之虜嗜茶已久。宋人始置

茶馬司。本朝則于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

司四。諸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每三歲遣官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于邊。勞賞之。歲有嘗數。所謂以采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也。羣

書備考

馬氏曰。國朝自西北宿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募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

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牙謂之三稅而塞下急於兵
食欲廣儲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而得寔利人
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
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
薄且急于售錢得券則轉鬻于茶商或京師坐賈號
交引舖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舖或以券取茶或
收畜貿易以財厚利繇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
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之而入中者以利
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

文獻通攷

賦稅攷經國雄畧卷之二終

